

黑塞作品



园圃之乐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陈明哲 译

Freude

am

Gart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品



园圃之乐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陈明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5-5946

Hermann Hesse

Freude am Garten

Betrachtungen, Gedichte und Fotografien

Mit farbigen Aquarellen des Dichters

Herausgegeben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von Volker Michels

© for the texts by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 for the illustrations by Silver Hesse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园圃之乐/(德)黑塞著;(德)米谢尔斯编选;陈明哲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773-9

I. ①园… II. ①黑…②米…③陈… III. ①散文集—德国—现代②诗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5647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段志坚
责任印制 李 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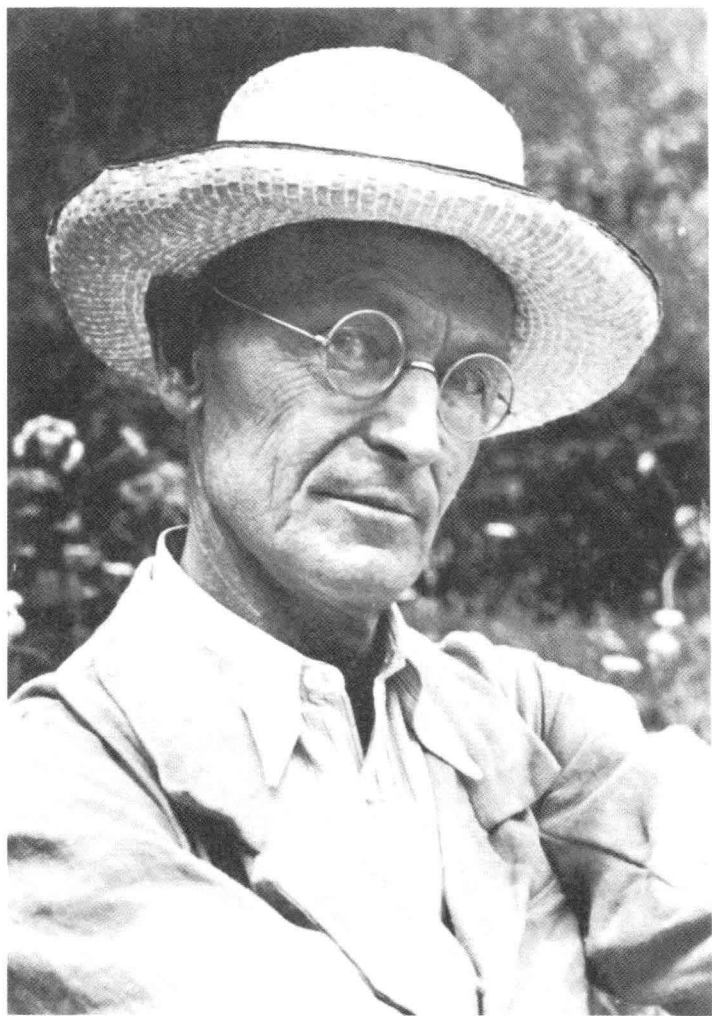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页 1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73-9
定 价 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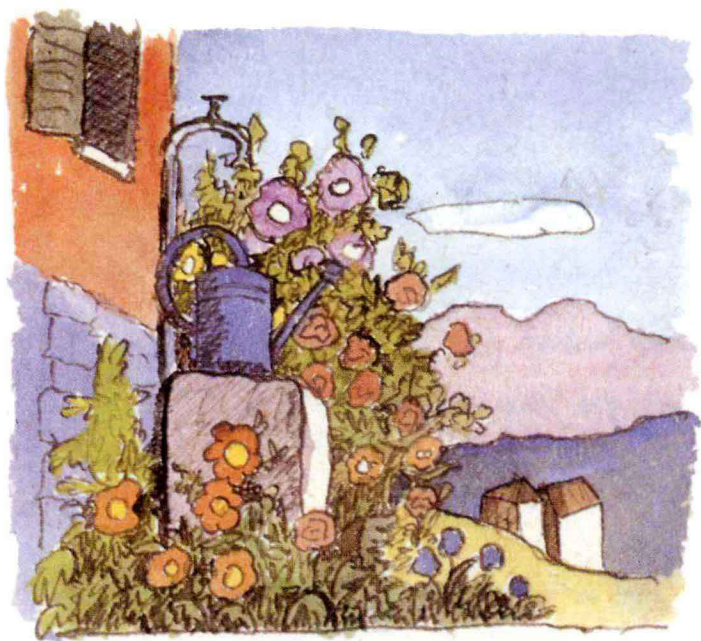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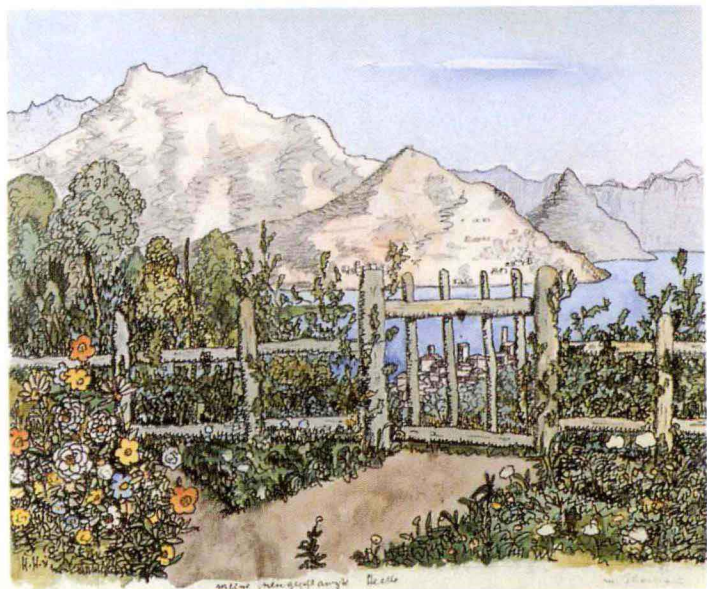
黑塞于一九三五年七月。马丁·黑塞摄。



园丁黑塞。这是施台格所作漫画。



蒙塔娜拉“玫瑰城堡”前的浇水喷壶。
黑塞的钢笔淡彩画，作于一九三〇年左右。



黑塞为马克斯·托曼所绘的钢笔淡彩画，名为“我新植的生篱”，作于一九三二年左右。

目 次

园圃春望	1
九月即景	8
故园忆往	9
回首青春岁月	13
外在世界的内心世界	14
寄语舍弟	16
忆博登湖畔故居	18
花的一生	20
风雨过后	22
花朵亦不幸免	23
龙胆花	24
暮色中的白玫瑰	25
石竹花	26
花香八帖	27
先春之花	31

草原闲卧	32	
树木的礼赞	34	
修枝后的栎树	37	
告别博登湖	38	
古园惊梦	44	
老树的挽歌	46	
植树日志	52	
遗失的一把小刀	55	
夏季的尾声	61	
对比	63	
花梗	68	
百日草	69	
临秋感怀	74	
夏秋之交	76	
承担一小块土地	83	
园圃时刻	89	
桃树	115	
园丁的梦	119	
田园将芜	121	
耶稣受难日	127	
日记页	128	
如同失落的故乡		
——散见于黑塞书信中的园事随想		135
狮子的哀求	139	
致友人的园事小记	141	
千年之前	150	

梦中的家 152

鸞尾花

——一则寓言 184

后记

在园圃中栽植诗意与哲思

孚克·米谢尔斯 205

园圃春望

谁要是有个园子，这会儿可正是为春天的种作好好盘算的时候了。我这么想着，信步从冬休的菜畦间走过，但见北面园边还积着少许黄色残雪，丝毫未见春天到来的迹象。可是在草原上、小河边，还有陡坡上被晒暖的葡萄园四周，已经可以见到从泥土里挣扎出若干绿色的生命；草丛里点缀着率先吐蕊的几朵嫩黄色的地垫花，带着腴腆而又欢欣的生命力；绽放的婴眼花也张望着静谧而充满期待的世界。反观我的农园，除了冒出一些雪花莲之外，仍是一片死寂。春天很少自动为这园子带来什么——那一无所有的菜畦，正等着我去耐心照料和播种呢！

对健行者和喜爱野外的周日游客来说，现在又是个大好时机。他们可以四处漫游，怡然欣赏大地春回的奇景，看初绽的各色野花欣然点缀着如茵的草地，枝头萌发着油绿的新芽。他们折下银白色茺荑花序的枝条，拿回家做瓶插，与家人一同观赏那轻易而理所当然的滋长，惊喜于时间一到它们便一起抽芽开花的盛况。他们兴致高

昂,无忧无虑,眼中所见的都是当下的美景,至于夜霜、甲虫和老鼠等的为害,根本不劳他们操心。

农园的主人这时候却不得悠闲。他们四下查看,发现许多该在冬天预备的工作,这会儿已经太迟了——这一来,今年的收成将不太乐观。他们忧心忡忡地望着去年表现不佳的菜圃和果树,再次盘点种籽和块根的存量,检查农具时发现铲柄折断了,树剪子也生锈了——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窝囊。像那些职业园丁,整个冬天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还有勤劳的园艺嗜好者和聪明的家庭主妇,也都早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们的工具一应俱全,刀子都磨得雪亮,储藏的种籽包从不犯潮,也绝不让马铃薯和洋葱的根茎在地下室里腐烂。他们早就把新年度的耕种计划做好,不仅预先订购了所需要的粪肥,其他相关事项也都完善地照顾周到。的确,他们的表现应该赢得钦佩和赞美,而他们的农园在这一年当中的每个月份,一定也是风光得让我们的园子相形见绌。

相反的,我们的园子则是连一棵青菜都还没长出来。我们其他人都是玩票的,是懒虫、梦想家和冬眠者,今年又再度被春天的到来吓了一跳,发现勤快的邻居早已一切就绪,而我们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冬天的好梦!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赶紧发奋追赶落后的进度,一面磨利刀剪,一面驰函向商家订购种苗。这一折腾,又浪掷了一天半日。

最后我们总算也张罗妥当,可以开工了。像往年一样,春耕的第一天总是叫人既兴奋又忐忑,同时也甚感吃力。等你额头上冒出今年第一滴汗水,靴子陷入松软沉

重的泥土，执铲的手掌肿了起来并开始隐隐作痛时，你将觉得那温柔善良的三月阳光，竟会教人感到过于暖和。几小时之后，你拖着一身疲惫与酸痛的脊骨回到屋子里，感到壁炉的热气竟是如此陌生而怪异；晚上你凑着昏灯翻阅一本园艺书籍，里面的章节固然叙述着许多令人心动的事物，却也不乏枯燥烦琐的劳役。不论如何，大自然终究是厚道的，到头来还是赐给我们一个舒适的园子，里面有一畦菠菜，一畦莴苣，少许水果，还有夏天盛开的一片花团锦簇，让人怡神悦目。

第一回合卖力松土的时候，翻掘出不少金龟子、甲虫、幼虫和虫茧；对这些为害作物的虫子，我们都痛快地一一处决；山鸟和小山雀放心地停在左近，为我们鼓掌歌唱。树木和灌丛勇敢战胜了严冬，都在枝梢冒出肥硕而孕育着希望的褐色芽苞；玫瑰细小的茎干在风中摇曳，沉醉在未来繁华的美梦中。我们对周遭万物的信心与日俱增，处处都预兆着夏天的到来；而那霉暗的漫长冬季究竟如何挨过，实在令人不堪回首。你说这不是很不幸吗？整整五个月天昏地暗，农园休耕，闻不到香味，也看不到繁花绿叶！然而这一切现在又要重新开始了。即便今天园子仍是荒凉一片，对耕耘者来说，预期的远景已经在胚芽里，在想像中蓄势待发了。苗床已经有了生命，这里将种出一畦嫩绿的莴苣，那边有含笑的豌豆，再过去则是草莓。我们把松过的土壤耙平，沿着绳线划出播种的行列。至于周边的花坛，我们预先构思颜色与图案，划分出蓝色和白色的团块，中间点缀耀眼的鲜红，边上则用毋忘我和木犀草来装饰。亮丽的金莲花你尽管种，不必吝惜；如果

想在夏天喝葡萄酒时尝点小菜,那么就在什么地方种一束红皮萝卜吧!

随着园事的逐步开展,主人的一颗痴心也辗转反侧,忧喜系之,最后归于平静。而这座不忤不求的小小园子,则奇妙地以另一种欣赏角度和想法掳获我们的心。从事园艺的乐趣大抵与创作欲和创作快感相似。人们可以在一小块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去耕耘,种出自己夏天爱吃的水果、爱看的颜色、爱闻的香味。人们可以在一小畦花坛或几平方公尺的裸地上,创造出缤纷灿烂的层层色彩,辟建心爱的角落与小小乐园。只不过这愿景也有它狭隘的限制,换言之,所有兴之所至的愿望和梦想,终究不能与大自然的常法相违,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与关心。大自然是绝不宽贷的——它也许能让人侥幸得逞,或似乎被人一时蒙蔽,但随后必然施展更强大的权柄,使你无所逃于天地。

在一年当中稍嫌太过仓促的几个温暖月份里,以赏玩为乐的老农可以观察到许多现象。只要你愿意,同时也具有那样的气质,你可以只看到欢愉的一面:在庄稼上看到土地充沛的活力,从造型和颜色上看到大自然丰富的情绪变化与想像力,从小生命身上认识人性,因为农作物也有是否宜室宜家的分别:有的省吃俭用,有的挥霍无度;有的矜持自满,有的苟且偷生。有些植物的习性和生活既小器又平庸,有的则气宇轩昂,怡然自得;有的能够敦亲睦邻,有的却彼此厌憎排斥。有的植物分布广泛,兀自荣枯生灭于野外;有的则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像备受欺凌的可怜虫。有的植物生命力强,不仅长得极其茂盛,

而且生生不息；有的则需要人们悉心照顾，才能繁衍后代。

我对适宜种作的夏季竟然以惊人的速度匆匆逝去，一向感到惊慌和疑惑。不过几个月工夫，田畦里的作物便在这短短时期里发芽、出土、成长、凋萎和死亡。我仿佛才在这块地上播下菜籽，为它们灌溉、施肥，看着它们萌芽、长大，茁壮为一片蔚然；谁知才两三度月圆月缺，这些年轻的作物便已经老了，完成了使命，等着被人收割或铲除，把空间让给其他的新生命。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或是如何地无所事事，你的步调都不会比园丁的夏天更为匆忙。

因此，在农园里，一切生物原本有限的生命周期，总要比在其他地方显得更短促、更一目了然，也更容易洞察。早在种作季节尚未开始之前，人们便已经着手将食余、动物残骸、剪下的嫩枝、切除的茎干，还有苹果皮、柠檬皮、蛋壳，连同所有的排泄物倒在一起做成堆肥。农人不将垃圾的凋萎、崩解和腐烂视为无关紧要，而是仔细守护，不轻易糟蹋。阳光、雨水、雾露、空气与低温使堆肥分解，最后所有动植物的残骸回归土壤，使之色泽黝黑，肥沃而营养；没多久，胚芽便从秽污与死亡中诞生，在那清新、美好的姿色里，腐败与分解再度还原为力量。这样简单明了的循环过程，我们人类却一再困而思之，各家宗教也说得玄之又玄，殊不知每个小小农园都有显而易见的轮回现象，不动声色地快速进行着。没有任何一个夏季的繁盛，不是受惠于去年先死者的滋养；没有任何一种农作物最后不是化为粪壤，一如它当初从土里萌生。

我怀着对春天的期盼,在自己的小园子里播种豆子、生菜、木犀草和水芹,并用它们祖先遗骸化成的腐殖质施肥,想像它们轮回再生,长出今年的作物。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经常把这个报应不爽的循环机制视为理所当然,当做衷心完全接纳的美事;只有在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偶尔会想到,在地球上的一切造物当中,唯独我们人类对这物质循环现象还时有不满,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的怪事——我们对一切物质守恒不灭的事实非但不知足,还妄想追求自己个人的永生呢!

(一九〇八年)

本文于一九〇八年三月发表于《新维也纳日报》;收录于黑塞《小小的喜悦》短篇散文遗作,由孚克·米谢尔斯编选,一九七七年出版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黑塞与儿子布鲁诺在盖恩霍芬自宅的花园。摄于一九〇九年左右。